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 第一回 老書生傳家有道 賢僕婦為主多情

自來家齊而後國治，家不齊而能治國者，從來無有。故大舜觀為汭，文王詠關雎，其本原皆自家庭始。迨至春秋列國，篡弑紛爭，父子兄弟之間互相殘殺，故未幾而並為六國，又未幾而並於秦。秦至二世，楚漢紛爭，漢至桓靈，復又失國。魏武篡位，子孫不昌，晉代以來五胡肇亂。歷觀前世，其得國者莫不興於家庭，其失國者亦莫不敗於家庭。是以煮豆然箕，病相煎之太急；斗粟尺布，傷同類之不容。立國如此，治家可知。所以姜肱大被傳為美談，張公百忍稱為盛事。他如孔融讓梨，黃香扇枕，郭巨埋兒，以及木蘭從軍、緹縈代父這些忠臣孝子、烈女節婦，無不載之丹書，垂之青史。可見人生於世總要有點作為，無論為臣當忠，為子當孝，及兄弟姑嫂妯娌姊妹之間，亦無不宜孝友和睦。俗語有言：家有一條心，黃土變成金。其言雖俚，其味甚長。

你道小子這些話豈無故說的麼？只因唐朝安祿山造反以來，當時兵亂紛紛，各家遷徙，有錢的一家而逃，沒錢的孑身獨往。道路之間，那些拖男帶女、攜老扶幼的情形，真是目不忍睹，耳不忍聞。獨有山西大同府有一家姓華所住的那條街，當時人稱為華閣老街。蓋因他家上代做過宰相，入閣賜第，故爾相沿日久，即以閣老做了街名。這人家老夫婦二人，丈夫名叫華童，雖未中舉，也是個縣學生員。妻子王氏，生有三個兒子。長子名叫為兆璧，次子名叫為兆琨，三子名叫為兆瑗。這兆璧年方一十六歲，平日卻不出外附學，兄弟三人皆是他父親在家課讀，生就了天姿聰敏，這也不表。惟有這第三子孝順友愛的情形，實在令人可欽可敬。就是那寢則同牀、食則同席，那些外面好看，還不能比他三人。

這日弟兄三人正在書房唸書，忽聽門外鑼聲響亮，人聲鼎沸。那一片吵鬧之音，遠遠而來。華童聽了十分詫異，忙令兆璧出去觀看究是何故。兆璧答應一聲出了大門，早見街上家家關門閉戶，來往跑的人無不哭聲震耳。

兆璧看見這般情形，知道不是好事，忙拉住個熟人向他問道：「你們如此匆忙，又如此啼哭，究為何事？」那人正在跑得匆忙，被他拉住，只得向他說道：「大相公你還在此纏我，現在安祿山造反，大兵已離城不遠。你還不快快回去搬家逃命呢！」兆璧聽了這話，真是出世以來只聽人說過從未見過的事。一聽賊兵已離城不遠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，急忙跑回家中向他父親說道：「不好了，外面那些人奔逃哭喊，皆因安祿山造反，賊兵離城不遠，故此各家關門閉戶，預為逃難了。」

華童聽了也就魂飛天外，隨即進房告訴他的妻子。此時王氏正與他兩個女兒春姑、秋姑在廚下煮飯，聽說造反，大家皆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。華童道：「你們不必害怕，古來道得好：水來土掩，將領兵行。我們既無兵權，又無地方之責，只好逃往他方暫躲兵燹。但你們母子均可去得，我卻不能。只因我雖未中舉，受皇家的官責，也是個縣學生員，豈不知見危授命！你們大家可趕緊收拾，所有動用什物可不必帶，只將那簡便的細軟帶去就是了。此刻出去離南門不遠，出了南門先到守墳的陶家暫住一宵，不過一二里地方即到他家，等至明日探聽風聲，然後再往他處逃走。我是家耑等賤來，以便盡節了！」又將兆璧叫了過去，吩咐他許多的話，叫他等賊平之後，務要用心唸書，以求上進。家庭中弟兄姊妹務要和氣相待的話，又說了一回。

兆璧說道：「爹爹即然不逃，孩兒也是不走的。就請母親同兄弟去罷。」華童道：「這是何故？我方才已經說過，你們非我可比。我究竟是個縣學生員，自應盡節圖報。你現在年紀尚輕，且你母親等人一路前去無人照應。總要你回去助同招呼，你為何不去？」兆璧道：「我看父親所說的話雖是正理。但是父親既能盡忠，孩兒就不能盡孝麼？況且還有兩個兄弟，盡可同母親前去，兒子是不去了。要去連父親大人一同而去，父親大人不去，兒子也不去。」

你道兆璧為什麼這般說法？只因他知道華童的性情，說出話來，皆是牢不可破的。因此他也說不去，欲要華童見他可憐，或者回心轉念，也未可知。那知父親執意不從，說道：「你欲行孝道，先違了父命，便不是個孝子！」

兆璧被他父親教訓了兩句，曉得不能挽回，只好在一旁痛哭不已。倒是兆琨靈機說道：「爹爹欲想盡忠，我看這事不為報國。」華童正被兆璧惹得要動氣，聽了這話，格外的怒道：「你這畜生，如此年幼，知道些什麼？怎的說我不為盡忠？」兆琨連忙跪下道：「我看父親雖然以死報國，卻是與國家無益。且未至那盡忠的時分，不過是些草寇，若能此刻暫避其鋒，倘得遇了機緣拿了兵符，那時掃平這些丑類，方是為臣盡忠的道理。如謂一個個皆是以死報國，國家到無人辦事了。兒子是看的這世面，故爾說父親不為盡忠。在兒子意思，還是大家一齊逃走的好，以便後來代皇家出力。」華童被兆琨這一陣哭訴，反倒沒有話說。只望著大家發怔。王氏同了兩個女兒見了這般，也乘勢就順住兆琨的話說了許多。華童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古來忠孝兩字本難兩全，欲求千載只在一時。我之心下早有定見，現在雖可同你們一起出去，但是到了那身不由己的時節，也只好各行其是了。」說完了，與王氏等人忙忙的帶了些金銀首飾，華童先將祖宗的影像請了下來，先在前走，大眾出了大門，將門倒鎖，旋即跟住那路上的人，出了南門。

此時天已過午，走到日落的時分，方到陶五的莊上，也就亂紛紛的驚慌不定。陶五看見華童合家皆來，忙的上來迎道：「我們這裡午前就聽見這個信息，那裡大路上紛紛的人逃出城來，只是不見主人出來。滿想等一夜，明日再不到，打算進城去接了。現在既來了，真是好極了。快快的請進去，裡面房間早已騰出來了。」說了，眾人遂走進華房，陶五的妻子兒女也就把王氏同春姑、秋姑三人，同至裡面。陶五又叫他兒子進來送茶送水，伏伺他父子等人。忙了一會，已至上燈的時候。華童那裡吃得下晚飯？無如陶五苦苦的相勸，勉強吃了些稀飯，胡亂唾了一夜。

次日天尚未明，莊外人喊馬嘶，一隊隊的人過去。華童聽了向陶五說道：「你們出去探聽現在城中怎麼的了？」

陶五答應了，還未出門，只見他兒子已跑了進來，說道：「昨晚有人去打探得賊兵大隊已經到了雙橋鎮，就於彼處地方住紮下來，並未入城。今日府大老爺已將四面城門緊閉，調齊兵丁站城，專等省中大兵前來救應，然後開仗呢。」華童聽了點點頭，兆璧同兆琨弟兄們低低的說道：「幸於昨日求得父親出了城來，不然如今關在城中，那時如何是好？」過了一日，城中仍無信息，賊兵也不攻打城池，彼此各相探問。

到了第三日，陶五便約了莊上幾個人至城外附近看看動靜。去了好一時，只見喘吁吁的跑回來說道：「我們此地還不能住呢。那知賊兵外面雖不攻打，卻是在賊營中挖了地道，直通城內。昨日已經挖好，今夕五更就調齊眾賤，將西南北三門圍困得十分緊急，單留一東門不困。聽說東門就是地道，現在大約已經埋藏好了，若今日攻打不下，晚上就要放地雷火炮，轟開地道了。城中如今還不知道，若果如此，這裡豈可住得麼？」

王氏太太說道：「雖然住不得，只是沒有他方去處，如何是好呢？」陶五道：「離此一百五里有座湯家鎮，我有個兄弟在那鎮上開了個小雜貨店，到了那裡可以叫他尋找地方住下，比在這裡好多了。我們是一定到他那裡去罷，不知主人的意下怎麼的？」王氏道：「既然是有如此去處，我們就准於明日前去罷了。」華童聽他們議論，只是不開口。到了晚間正要吃晚飯之際，忽聽一聲如天崩地裂一般：將桌上的碗盞悉皆裂碎，遠遠的嘲響之聲不絕於耳。陶五說道：「不好了，一定是地道轟開來了。」

正說之際，莊上已四方鳴鑼，說今夜賊人怕要來打劫莊子，預備各家出人防堵。如果賊人前來就與他開仗。陶五聽了這話，只得叫他兒子出去應名，自己在家與他妻子，將家中妻子房中什物及家中常用的車輛收拾出來，專等明日清晨推王氏太太並兩個姑娘到湯家鎮去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